



丁卯早冬閱
己卯二月初二午餘點閱卷五十三卷是日晴好
易游思 欽翁記於大弘寺候上人房

列傳第四十六

聖

南史五十六

王德信

李

延壽

張弘策

子緬

續

紹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讓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
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
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
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
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

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
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
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曷知之乎父亡魏軍方動則
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
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
蓋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
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焚漢當有英雄興
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
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曷欲
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

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
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
帝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兼
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
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
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
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
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媒近左
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
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

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
祐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跣踵可待蕭坦曾懷
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
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
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
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
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
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人
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
帝以爲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

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
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
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
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
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
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
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
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搃章觀入衛尉
府弘策踰垣匿于殿殿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閣
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

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慨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皆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諡曰閔侯。弘策為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

洮陽縣侯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欽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闐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

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為御史中丞坐
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
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
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
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緬弟續

續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續年
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
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
朗神采奕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

其此子乎續好學尤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
祕書郎四自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
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
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
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晉
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續與錫續時年二十三
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
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
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
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

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斬。或云纘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

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以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肩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

錢之南浦續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
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
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
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續一盃酒殺吳
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
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
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
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類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
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
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大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

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更用河東
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
州譽遂託疾不覓續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續不遣會聞
侯景寇建鄴譽舉軍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續有舊續將
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憺
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破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屈郢州
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
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續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
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
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登湘東信之乃斃船沈米

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愷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纜尋棄其部
曲攜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纜部下仍
遣纜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
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纜
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
無不濟纜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
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
杜岸馳告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纜以爲赴期大
喜及至並禽之纜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譽襲江陵常
載纜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

守纜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纜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
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纜著鴻
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纜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
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
並搜還齊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粽蜜之屬還其家次子希
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
纜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纜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曰事綰對闕

其六拔爲百六公位負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
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唯
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
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
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縮兄纘爲
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
榮之出爲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
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袂道遂聚黨
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縮節
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纘爲御史中丞縮再爲憲司彈

糾無所回避蒙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縮與右
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
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
皆俘入關紹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
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
辟爲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
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
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
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

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城道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
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嗔域在
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日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
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
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
中丞宗文勞軍域乃諷文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率侯伯
吏反西臺即授武帝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
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
與武帝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
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將軍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
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
爵為伯子時兵後人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為有
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

子子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
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
餘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
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便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
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

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
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
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
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
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
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
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衢塘水退爲度公初發蜀有
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
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
業領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
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癢待人而起仍布
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
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
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
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廡因勒門
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怡履以斂酒脯
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
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
史時刺史蕭誕弟湛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

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聞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閉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

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獲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天監初入爲衛

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
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
豪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
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
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
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為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凋
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眾軍鎮
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
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久百姓安
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

以此歸之徵為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
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巷
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
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
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
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
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
輩皆敬之文帝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帝遷領軍
將軍補主簿祿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眾東討使僧珍

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

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嘗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末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

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漸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漸
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
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
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授知宿衛
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
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
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
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棠竝不得坐指客
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
父兄子先以敗蔥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

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
反執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
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解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
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
不以為恥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
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揔心膂性甚恭慎當直
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
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
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

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為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闔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

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顙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愨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愨益善之齊豫章王疑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疑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疑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

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為荊州中從事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解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藹為諮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索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

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以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尋

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
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剋江陵眾奔散呼子雲子雲曰
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
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蕃岳克濟陶
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
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
懈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
蓋有人臣之節矣請雖異帷幄之勳亦讚雲雷之業其當
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列傳第四十六 南史五中六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七

李延壽

沈約 子旋 孫血

范雲 從兄續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
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契
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妙葦黃沈子國
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
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謀罔存秦末有沈
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
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驃騎將

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昂昂生御史中丞奮奮生翊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為州從事詒降劉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為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為吳郡復為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為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為武康縣復為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豐字聖通位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景慶懷文其後也

仲高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翕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竝黃中央爽終成奇器何遽渝制自取殄滅邪二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海內大亂兵革竝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一府交

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左中郎新都都尉
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
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爲鬱林長沙二
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晉元帝之爲鎮東將軍
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
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祖冲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
博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
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
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
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

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稽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
口與警言有推髀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
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
恭命爲前將軍主簿謂警言曰足下旣執不拔之志高卧東
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
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竝事之爲弟子執在
三之敬警言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
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
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及恩爲
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言

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竝遇害唯
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慶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田
子字敬光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
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
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
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
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
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
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
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

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餘擊之傅弘之
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費用奇不必在衆弘循
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
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
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
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
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
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
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
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

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
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
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
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
以數十人送義貞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
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
歸義貞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橐倉門外是歲十四
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
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天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
而竒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

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明陷祿黨兄弟並
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
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
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帝甚竒之
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
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
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
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及堂林子兄弟挺
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及帝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

慕容超平盧循竝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
 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亮
 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
 討之軒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
 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
 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
 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
 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
 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塹
 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

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
 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
 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輜重還赴武帝
 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
 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
 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
 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
 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
 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

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沈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累齊奔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閩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

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勳勸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預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

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成立武寔乃經
國長吐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翼
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
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
子固諫帝荅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
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
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
召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
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
今日之授意在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垂清

塗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
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晔爲長史行州事晔性頗踈文帝
謂璞曰范晔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
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
必從中出晔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
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
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旣長璞固求
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
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
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旣而流寓孤貧篤志好

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而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為荊州又為征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求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涵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志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

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為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
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
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
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
天人之望朕一人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
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
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
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
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

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
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
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
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
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
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
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
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
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
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

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楊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議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碎草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疇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楊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

七十二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嘗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都部傅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常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

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
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
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邊空頓於戶下因
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
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
獻粟徑寸半帝奇之問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
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夢死帝以其言不遜欲
抵其罪徐勣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書穆之專知省視
穆之又還增損不即啓聞懼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
獎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者數焉約懼遂卒有

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
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
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敕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
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
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
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
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
紀十四卷又撰邈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
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
不悟而獨得曾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

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世黃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眾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眾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眾為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

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眾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眾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為司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眾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為眾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眾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
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
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
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
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
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
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
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徐自陳談攸之
笑曰卿定可見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
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

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
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
除貞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
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
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
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
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
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
是寵冠府朝王為丹楊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
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

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
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兖州雲竝隨府遷每陳朝
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
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
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
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
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
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而
梁武帝時為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為子良所禮梁武勸子
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

時廷尉平王植為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
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既數
言之差易植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
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稱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
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
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
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謹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
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
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
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

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還除正真郎時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阮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祐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娉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姻他族及祐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祐姨弟徐藝為曲江令祐深以託雲有譚儼者驤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

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
高之舍高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
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
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為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
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
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
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
喜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稷
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讚謀毗佐大業
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却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

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
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
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
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
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
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
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
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
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
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

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
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
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
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讀書
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長乃
不復敢言今道為羽林監丈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
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為六宮有天
下此姬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其年雲以本官領
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
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
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
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
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
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
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
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
絜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
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
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
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

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
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宜敕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
嗣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
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
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
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
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將縝在其間聊無
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
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

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任齊位尚
書殿中郎求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
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
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
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
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闕籬墜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
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
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

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謹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續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文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車刺為此可便毀棄之續大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

郎邪後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續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綬來迎武帝與續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續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續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
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茲文
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
名亞董遷末迹為躋亦鳳德之衰乎縝婢直之節著于終
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列傳第四十七

南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八

李

廷壽

韋叡

兄纂
正子載

鬪

叡子放

孫繁

放弟正

裴邃

邃子之禮
子忌

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
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
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為
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惲並
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
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

莫汝遠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
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元初袁顓爲雍州
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顓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
義成郡故免顓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爲上庸太守俄而太尉
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
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
人始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
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
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

剋郢魯平茹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士
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
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
萬閉壘經年疫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瘠
虺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
徵爲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
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
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
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
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

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士王懷靜築

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沮靈祐勸叡還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籌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

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塘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
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
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
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
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
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敵會焉賜以龍
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敵自合肥徑陰陵大澤
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敵緩行敵曰鐘
離今襲亮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鄉望宜善敬之景

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三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
十里夜搖長槳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上元英大驚
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
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
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
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
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
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
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莫其憚其彊魏軍又
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

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
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
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
敵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
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
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
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
六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
敵遣報言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
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敵積所獲於軍門捨親之

謂敵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七年遷
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
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敵督眾軍援焉敵至
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壘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敵
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
恥聞敵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為丹楊尹以公事免
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敵起兵鄉中客陰襲光泣止敵敵
還為州變光道候敵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
十頭敵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
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

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后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其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將軍無事募萬石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摘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眾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泄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

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并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傭者雖臨陣交鋒常纒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妻遂俱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帝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且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為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六
散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龍封
末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元年
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摠
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
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
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
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
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
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貴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
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

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爲太子右衛率中
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
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
一室卧起時比之三妻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
因指爲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
放常贍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
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
舊子祭

祭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爲
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賴川庾仲

皇太子不堪此語

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後龔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官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檟以爲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爲其主不足推故出爲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錢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父別父之帝復召還爲散

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奴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官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

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

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文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築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

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米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湯等棄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等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為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

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仕梁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中書侍郎尋為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

人繫以長鎖。今所親監之。使射文盲軍約曰：「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冠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

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汭于宛內。

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匪卿毛彪問其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

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為嗣位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非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

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其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捨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

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黯以常快快謂人曰粲已落驂騮前朝廷是能才不識者頗以此闕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為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眾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為魏郡太

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遂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
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遂求邊境自効以為廬江太守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遂築壘逼橋每戰
輒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暴溢遂乘艦徑造橋
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
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
裴邃多天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遂志立功邊
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
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
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

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自息邊運令吏獲安
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
納其二匹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
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遂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馬邃深
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岷遂擊
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
四年大軍北侵以遂督征討諸軍事生襲壽陽攻其郭斬
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遂以援絕
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
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甍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

等戊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戰以待之今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乘衆追之四戰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關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遂沈深有思路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遂不死當大闢土宇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姿儀能言玄理為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

唯食麥飯遂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犬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遂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儼象驚群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勳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遂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遂所器重戎政咸以委

南史列傳四十一
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為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眾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摠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為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

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恭子繼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剋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

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諡曰僖子子忌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具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剋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具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

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為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摠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為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

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陂田墅遂致殷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常侍遷直閣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益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顛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

南史列傳四十八
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剋江陵齊遣上黨王
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
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
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諡曰忠壯子鳳寶嗣
論曰韋斐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
戎馬觀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
跨鞞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
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
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李

延壽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
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
精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
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
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
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
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
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
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
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平竊慕大王之義復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
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

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眼幽圜履影弔心酸鼻
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
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
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
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
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
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摩骨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
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
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
塞河西汨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寤仁沐義照景
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
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
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

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
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
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
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
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
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
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劔之辱紹終
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
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

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醵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後為驃騎豫章王疑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

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讀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續護軍長史庾

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
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
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
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
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
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勅蠲一具將鬻以供
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
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
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
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榮及梁武至新林
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
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
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
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為素服舉哀諡曰憲淹少
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
靈寺者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
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喜曰那得割截都
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
章躓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准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木盡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為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為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許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降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

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為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今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今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悅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鄉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遙本性重擯擲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擯擲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彊壯胛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

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為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譚。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爲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愠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

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宮，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

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
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
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
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絜著名
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
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
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
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誠殷勤甚有
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

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貧亦隨後散之親故常自
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
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
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
穿鑿於是育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
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
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
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
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望

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
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裙道逢平原劉
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
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
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
起故氛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
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菹道叶膠漆忘婉孌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盃
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
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丑班陶陶於末夕駱驛從橫烟

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叙粵謨
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
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
夔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
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
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懼其愉
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
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
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

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
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滅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
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與
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熏灼靡不望
影是奔藉響百川鴛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
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
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
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賓繩樞之士冥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躡颯
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後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
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摺紳羨其登
仙加以領頤蹙頞涕唾流沫駢黃馬之劇談綴碧雞之雄
辯叙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華變葉飛沈出其顧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
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鬣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
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坐靈大情
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吻沫鳥因將死而鳴
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
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善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
倫無不操權衡執鐵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編所以屬其鼻
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連類丹龍翰鳳鷄曾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繡散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
肯貴其半枚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影撇雖共
工之莫惠驪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
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膏利粉膏其意脂膏便辟導其誠故輪
蓋所游非非為惠之室包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其憂寡惑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
桓譚等之於閻闡林回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
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
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
焉可知矣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嚴客何所視之晚乎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
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員介所羞三釁也古人
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榎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
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衡
許郭類由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

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層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
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
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
不締恩狎結綢繆類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
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軍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
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邵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人行孟門豈云
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鷺獨立
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群嗷嗷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
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
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
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
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
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
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
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
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

備書以養母篤畢諷誦亦了任齊爲太學博士尚書僕射
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楊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
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義丘國
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
與高平徐賞俱爲學林文惠太子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
崇明殿會薨出爲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
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
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
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
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裴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

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
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
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
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
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
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
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
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
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
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

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
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引
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
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
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
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
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
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
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
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

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爲
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
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
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
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
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
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
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
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

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
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
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
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
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宋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
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
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
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冀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
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
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祕閣副在左戶及

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
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
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
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
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
數焉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
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
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
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

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
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
令指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
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
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指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
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律多不
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壁書
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
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
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
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
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
而中年遭躓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范岫

傳昭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質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尚書
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
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
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

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任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
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
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
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
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
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
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類起並不拜朝廷亮
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
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為

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
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為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桑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
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
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
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
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瓌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
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
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

且雍州刺史袁顛見而竒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溝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揚尹袁粲深見禮辭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出朋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

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史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挿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軍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

騰虛而去有頃風雨摠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
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
不納又不欲拒遂餽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
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
害歷秘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
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犬可喻小
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
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
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
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

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
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
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
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為不逮卒謚曰貞
長子請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請子準有文才梁宣
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
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
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遠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
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
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令

卒於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遷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大學博士嘗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

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稟賞曰不期忽親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於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筓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悅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曰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
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常
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
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采休
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
所回避百寮憚之後爲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
州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
卿喜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
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
爲休源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

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
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其得人
譽至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
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
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
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授
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
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
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辭訟夜覽
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

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朝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謚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己任武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績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余

部郎父柔之齊尚書余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與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

拓爲太子詹事啓革爲丞拓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
令參掌機務詔詰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
拓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
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
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
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
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
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
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揔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
長途騁騏驎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爲府王所
禮款若布衣後爲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政明肅
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
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
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叢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
讖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諫革墮事好酒以琅邪
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
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
一無所避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
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
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

王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華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華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華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華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華曰卿那不畏亡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太尉臨川王長

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華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華不奉佛法乃賜華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華及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華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省性弱不能匡正召華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華應至並賈持緣道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華分判辨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賊首狼藉望風自

解府王憚之每侍譏言論必以詩書主因此耽學好文典
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
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遂故依舊訂舫革
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舫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
徒重物以逆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
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
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冠革乃省游
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
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嘗與其同飽
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

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
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褒
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
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
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徬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
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
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
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
武帝受禪爲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

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
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
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
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
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
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
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
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
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

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
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帷專攻精力無怠
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
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
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
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
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
望促難可輕褻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
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
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

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後
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
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
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
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
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
書勉居選官彞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
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公夕止
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

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闡九品為十八
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
沒矣後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
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
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
王瑩張覆柳澄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
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
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
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恥
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

後為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
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
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
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春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
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纒畢灰釘已具
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戒理莫此為大且人
子哀哀之時志蕩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
寔難原如覘視或喪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
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
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

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
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
泄每有表奏輒焚其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
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
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
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
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
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
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眾賓客不以

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脩身於斯收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

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揚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修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遷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未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秦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省省置之宜敕使外詳

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俟隆平徐議刪撰
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
殊寔宜以時而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
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
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
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書禮中軍騎兵參
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
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裴掌嘉
禮尚書右丞何佟之摠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
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

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
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
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摠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
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
先立議通詔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名言同異條牒啓聞決
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
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
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
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美監六年五月七日上
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

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太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

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文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求言慙慙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軒如不才終為

一書之中^理事瑣
屑四州寄語
文事之妙一至於
此

作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
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
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
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籛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
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
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眾事皆
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紛中年聊於東田
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云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

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縣車致事寔欲歌突於荆
藁日十住等既應營營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
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
方幅意亦謂此逆放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
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
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
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
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率挽不支又不可中途而
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真黠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

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陞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
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紛紛之興瀆中並饒苻菽湖裏
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羣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
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五昆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
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
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
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
田地甚爲烏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

寢丘聊可鬻葬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必官旣已營之宜
使成其進退兩立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
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靈之諸女爾汝旣居
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
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略言
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垂舊業陳其
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
克舉其中餘暇汝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

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寬
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
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
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病瘳盈箱爾之幸過如斯之事
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
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荅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筭
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劬因此頗好聲
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

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
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
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
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
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
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
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
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
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

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懋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

於時允明故事稱為儀注學起家後為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瑳同志交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

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身

身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爲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爲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身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

極皆改竄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身真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聞身身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身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劼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劼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劼劼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

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
中郎叡妻琅邪王奂女奂為雍州刺史叡叡為府長史奂
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
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
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末與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
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
省法書古迹刻為晶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
公士多驕淫無行末與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
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
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屣如意擊主碎於背然

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後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
鈞體羸多疾閉閣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
禽劫帥不加考掠所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
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
復瘡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服
闋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為國
子祭酒卒諡貞二子構渥鈞宗人共

芸字灌蔬備儒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
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祕
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實之德素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
映之彊直並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
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
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
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其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
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
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
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

蘭欽

李

延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候
鄰里稍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
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
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
為劫盜嘗接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
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將自隨

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
伯之節督前驅將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
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
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
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
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
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
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
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
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

者伯之與豫章人登繕求興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經藏伯
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
參軍河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頗造尚書范雲
雲不好縉堅拒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
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
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
南中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
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
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
牙時為直閣將軍武帝幸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

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
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
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
一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
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
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
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
以死報使縉詐為蕭寶夤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
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縉說伯之今舉大事
宜引人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

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縉為尋
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
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
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
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
之聞叫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
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射合時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
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
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

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
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
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
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
受流言沈迷猖蹙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
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
談也昔朱繡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
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代夫

迷塗類友往哲是與不遠而後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
吞舟是瀾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
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
讚帷幄之謀兼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旣喪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
超之強身遠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
育異類雖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
積禍盈理盡焦爛沈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西豪
猜貳方當係頸蠻貊首蒙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
燕巢於飛幕之上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

樹羣鷲鸞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崑
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恩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想卓犖自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安樂白環西獻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
蹠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極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其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親摠茲戎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
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
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
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為驍騎將軍
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縉在魏
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續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
衣不知是少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
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季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
每從夜至且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
親賞後于建康初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
普通中遷參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
武威將軍與胡虜牙成景儻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
文德王帥師至軍進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
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立大

千觀兵近城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
關夜退軍士獲全晉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
慶之假節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
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
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會曹崇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
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羣放曰賊鋒必是
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
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
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其諸將連營
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

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
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
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
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
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
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颺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即
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
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
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
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
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
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
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羅據虎
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
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
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
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
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
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
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
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
據虎牢力宜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
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
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
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
度河宮衛嬪侍無敢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
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
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

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及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

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柅濟自破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穎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祿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南史列傳五十一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勅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紵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

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其奇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拔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漢景已度江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明射城中遣昕夜縋而

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洪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三公門沈酒誼誆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翼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蒲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

斯言乎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頽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所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警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五情焉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
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
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錯吾口不離瓢杓汝寧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
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
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
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髮紅絲布
裹頭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
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作容作書謗陵陵甚病
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

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纘侍中王暕金紫光
祿大夫陳襄尚書中丞沈瓊散騎常侍王儼等恒入禁中
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
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于梁臨之以刃命
僕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
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焚之然及
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
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
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
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
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案馳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
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
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
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
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
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琏
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
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
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
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
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
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
至嶺厚資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
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
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
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
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
無強陳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

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徐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賀瑒子革弟子琛

朱异

徐摛子陵儀

陵子儉份陵弟孝克

鮑泉

鮑行卿行卿弟客卿

顧協

李

延壽

司馬聚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王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

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賀瑒子革弟子琛

李延壽

朱异

顧協

徐摛子陵

陵子儉份弟孝克

鮑泉

鮑行卿弟客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
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王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
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
力善三禮有盛名任宋為尚書三公即建康令父損亦傳
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

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李博士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

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帝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眾前後再監南平郡為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為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

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

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今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

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文非閔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

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亦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

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
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則隆昔賈基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
夫基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
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
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
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不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
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
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
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矣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

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
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
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
性貪嗇多受賂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
官後為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
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
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
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誦深
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
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

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
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
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
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
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
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
深刻為能以繩遂為務長弊增奸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效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
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

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
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
敕責璠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
空憊更增惜或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
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
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
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
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
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
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

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
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
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
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
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
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
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
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
是故古人云專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

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宣城
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
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
復興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
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
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琛字元表河內温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
王祖讓之貞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琛少
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其學
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

定五禮有舉娶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制定禮樂聚
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吉凶禮當時名儒
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
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娶雖
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詠不限日遷晉安
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
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
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

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季刃殺幼方詣獄自
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
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巽
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
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顓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
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
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
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
餘好群聚誦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
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

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言義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鄉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慕書鄉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

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宋異實異後見明山賓曰鄉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異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異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異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

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
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
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
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
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教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
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異
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於
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異博解多藝圍碁上品而
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
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

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睡審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
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
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鱸不輟於
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
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
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
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實無文以綱維爲已任異文
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侍異在內省十餘年
未嘗被譴司農卿傅縡嘗請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
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異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

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
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
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字内方一之徵及
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
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
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朕至紛紜悔
無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天之北土遺黎
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
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
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

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
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
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
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停
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
鴉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
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為聞奏及賊至板橋使
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
反賊請閒陳事上将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
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

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王已將臨賀入此詎可
輕信言未卒思王果出賊啓昇大慙賊遂以討昇及陸驗
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昇等幾弄朝權輕作威福
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等臣歛轡北歸帝問
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
昇等為名耳今日殺昇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祆氛
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昇之方偉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
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昇簡文為四言慙亂詩曰慙
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褻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
云彼高冠及厚履並拚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

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
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昇又
帝登南樓望賊顧謂昇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昇流汗不
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
官不以為贈及昇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昇
者乃啓曰昇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
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
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
簿近代未之有也昇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
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

畜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榮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

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嘗遣之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米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一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

公由是見免後守鳴臚鄉自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
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
無衾以斂爲士子所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
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
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
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
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
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
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

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群
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
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
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
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
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
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
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大通初王摠
戎北侵以摛兼寧亦肅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

摘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摘文體
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摘加
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
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摘商較從橫應答如響
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弁不悅謂所親
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
曰摘年老又愛泉石嘗在一郡自養帝謂摘欲之乃召摘
曰新安大好山水任助等並經爲之鄉爲我臨此郡中大
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
暮月風俗便改摘爲中庶子時臨城公幼夫人王氏即

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
引春秋義至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
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
問摘摘議曰儀禮云雙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
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媿令所
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
儀請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
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摘獨
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

侯景乃拜由是常憚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頽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汚因坐免父

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令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

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章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瑱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

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竭，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有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論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我特不目。』色范、佛、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

顯職不由選也既介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
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
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
正王勸等帝乃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
正舊采曹長史王勸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
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比侵宣帝命舉
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
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
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
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

十州地宣帝因置酒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
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
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
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
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
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
曰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
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
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
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

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
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
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
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
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
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
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
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
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
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
書侍郎大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
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君嘉之事誠當已
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衆不
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
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
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
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
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
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撝望重一

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

不加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

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

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

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所

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

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

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鄉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

於鄉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多從左

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

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

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繼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

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

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

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

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

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

人主憫心如此

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父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

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問閣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杖屨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山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二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

嘉清元年刊 尚書列傳卷之二 二十一 四百 崔本

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請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明山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傳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髮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幟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

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芳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討將安出泉白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為酈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

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
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
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鑊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
出令示泉鑊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
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
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
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
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謔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
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
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補酒自樂云賊

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
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
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
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
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
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壁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
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
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第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爲
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

南史列傳五十一
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
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雍於死
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
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
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
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襲其得之矣而异遂繳寵倖任
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之异之由
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
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
檣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獻替謀
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覩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
任不亦難乎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李

延壽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子球 鷓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任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祿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將軍卒於官諡曰壯及元帝初追贈侍

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
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揚
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
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
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
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
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中神
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
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辯
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
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
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
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
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
由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代
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摠督舟師一
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以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
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
軍及荊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

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

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棄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

軍必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
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
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
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
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
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嚙殺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
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
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
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
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
南陵鵲頭等戍並剋之先是陳武帝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
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
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而氣慷慨
皆淚下露袵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
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
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
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
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吳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

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相交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

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繳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銳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

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
 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
 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
 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
 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
 像於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
 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
 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
 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
 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

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嚴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
 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
 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眾軍未之許而武陵
 王紀擁眾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涪州乃平
 因被詔會眾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
 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
 陵元年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馬先命
 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
 興太守裴之橫會瑒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二
 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

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
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
寵母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
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
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
且以僧辯勲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
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健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弟祭其
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督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
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
梁王位僧辯預接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

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
陽侯明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
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
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
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戶尚
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
敬帝為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求
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
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未
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楊

州牧餘如故陳武帝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頡颯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頡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頡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為第三子頡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顓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衛拔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顓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顓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頊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

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敷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鯨斬之僧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嘆曰讎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之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荆州元帝以為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為太子右衛率監南荆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宗先在建鄴嗣宗自荆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為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逃鄴乞師焉齊文宣帝授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暉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嗣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宗為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暉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

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尅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

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土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斬樹帝使人召侃是衣冠餘

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胡虜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麤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真適宋時在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闍

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其直正太清元年為侍中專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反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遠二年復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堽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

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閭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西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搗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為尖項木驢攻城矢

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壑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宋昇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鵞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

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焉曰久以汝為死猶
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
射之賊以其中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
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
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
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
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歎願去
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此人
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
禁侃乃令多擲火為心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

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
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
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
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米
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
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數齎歌人王娥兒東宮亦齎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
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艘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

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宴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鷗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為庫員都督及景敗鷗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鷗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

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鷗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鷗與王元禮謝荅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鷗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鷗為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鷗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敷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為侯

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趨縣瓠應接景至仍為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

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荅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畧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畧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畧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酒醉為闍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感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殖古人

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踈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弈碁延敵開釁嘗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